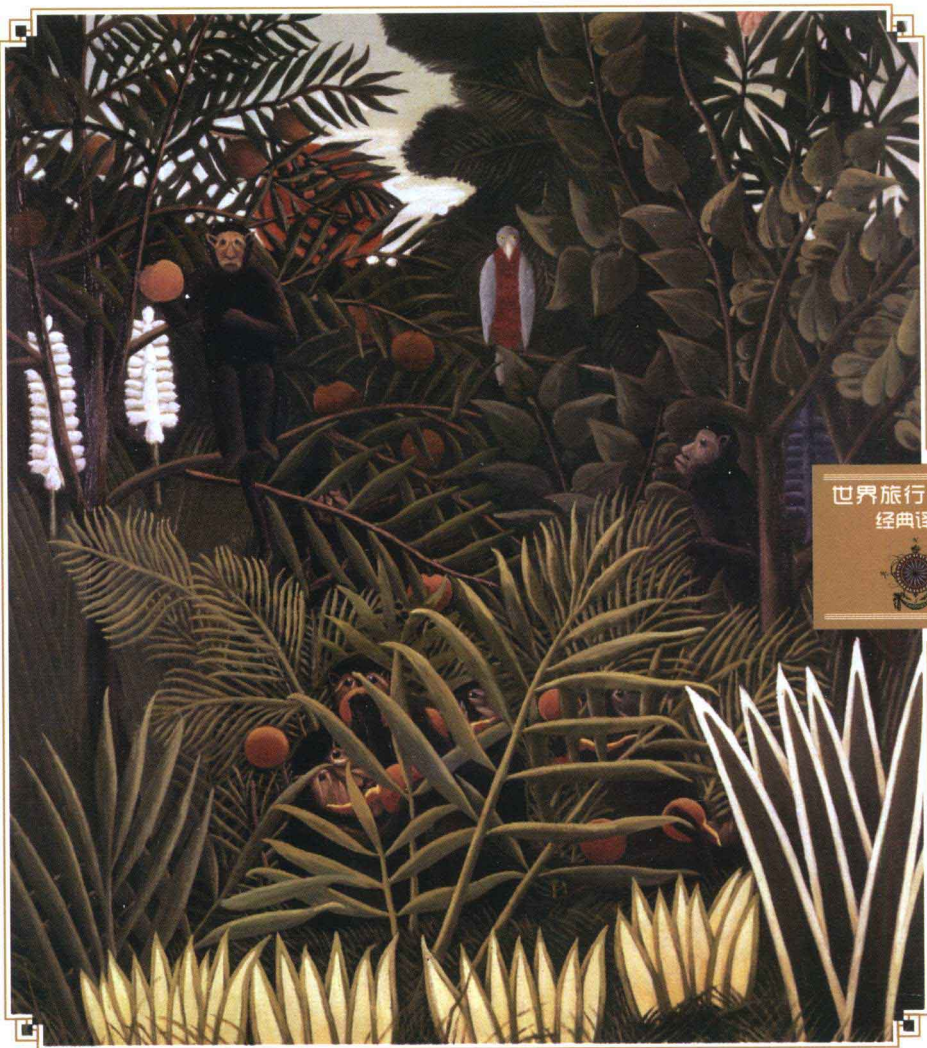




世界旅行与探险
经典译丛



The Malay Archipelago

马来群岛自然考察记（下）

〔英〕阿尔弗雷德·罗素·华莱士 / 著

金恒铤 王益真 / 译

The Malay Archipelago

马来群岛自然考察记（下）

〔英〕阿尔弗雷德·罗素·华莱士 / 著

金恒镡 王益真 / 译



目 录

第四部 摩鹿加群岛

- 3 第十九章 班达岛
一八五七年十二月、一八五九年五月及一八六一年四月
- 10 第二十章 安波那岛
一八五七年十二月、一八五九年十月及一八六〇年
二月
- 26 第二十一章 摩鹿加岛群——千那地岛
- 36 第二十二章 吉洛洛岛
一八五八年三月与九月
- 42 第二十三章 从千那地往开翁群岛与巴占岛
一八五八年十月
- 51 第二十四章 巴占岛
一八五八年十月至一八五九年四月
- 77 第二十五章 西兰岛、戈兰岛与马塔贝洛群岛
一八五九年十月至一八六〇年六月
- 112 第二十六章 布鲁岛
一八六一年五至六月

- 122 第二十七章 摩鹿加群岛的博物志

第五部 巴布亚群岛

- 139 第二十八章 搭马来土帆船从望加锡到阿鲁群岛
一八五六年十二月
- 152 第二十九章 凯岛群岛
一八五七年一月
- 165 第三十章 阿鲁群岛——多波之旅
一八五七年一月至三月
- 181 第三十一章 阿鲁群岛内陆之旅
一八五七年三月至五月
- 215 第三十二章 阿鲁群岛——二度住在多波
一八五七年五月与六月
- 227 第三十三章 阿鲁群岛的地理学与博物学
- 236 第三十四章 新几内亚——多雷
一八五八年三至七月
- 258 第三十五章 从西兰岛往卫古岛之旅
一八六〇年六、七月
- 271 第三十六章 卫古岛
一八六〇年七月至九月
- 284 第三十七章 从卫古岛到千那地岛之旅
一八六〇年九月二十九日至十一月五日

297	第三十八章 天堂鸟
326	第三十九章 巴布亚诸岛的博物志
334	第四十章 马来群岛的人种学
351	附记
353	附录一 论马来群岛人种的颅骨与语言
359	附录二 收录词汇表
378	附录三 阿尔弗雷德·罗素·华莱士小传

第四部

摩鹿加群岛

第十九章

班达岛

一八五七年十二月、一八五九年五月及一八六一年四月

我从望加锡乘坐荷兰籍邮轮前往班达与安波那，虽然在最佳天气下每小时也仅能行六英里，它却不失为一艘既宽敞又舒适的船。由于船上除了我以外只有三名乘客，我们有很充裕的空间，我于是享受了一趟空前绝后的舒适旅程。这艘船的配置与英国或印度汽轮稍有不同，船上没有客舱服务生，每名乘客均无例外地带着自己的仆役；船上的服务员只负责照料酒廊与餐舱的事务。早上六点钟备有茶或咖啡；七点到八点，供应含茶、蛋、沙丁鱼等简便早餐。十点，马德拉葡萄酒、琴酒与苦艾酒会送上甲板，作为十一点的午餐开胃酒；午餐很丰盛，只比晚餐少了一碗汤。下午三点送上茶与咖啡，五点供应苦艾酒等，而佐以啤酒与白酒的好晚餐则在六点半开始，在八点钟以茶或咖啡结尾。在这些时段之间，船上随时供应啤酒与苏打水，所以这趟枯燥的长途航海旅程并不愁没有美味的兴奋物备以消遣。

我们的第一个停泊站是帝汶大岛西部的古邦，然后船沿着该岛海岸航行了几百英里，时时可看见岛上长了稀疏植物的丘陵，拔地而

起,山脊叠嶂,直达六七千英尺高度。船随后转向班达岛,沿途经过的坎宾(Cambing/Kambing)、韦塔(Wetter/Wetar)及罗马(Roma/Romang)诸岛都是荒凉且寸草不生的火山岛,几乎跟亚丁港^①一样没有什么看头,也与马来群岛常有的翠绿繁茂的景观截然不同。再过两天,我们抵达班达岛的火山群,看到茂密且灿亮的绿色植物,表示船已驶过澳洲中部干热风带的范围。班达是个可爱的小地方,由三座岛屿围绕成一个安稳的港湾,从港湾内看不见出海口,港内的海水清澈透明,七八英寻深的海底火山砂上的活珊瑚,甚至最细微的物体都一清二楚。一座岛上有不断冒烟的火山耸起光秃秃的火山锥,其余两座较大的岛屿却覆盖着茂盛的植物,一直蔓生到山丘顶。

火山与地震

我上岸后,沿着一条优雅小径直达岛的最高点,那里有一座电报站,景观雄浑开阔。眼下就是小镇,有着红瓦白墙的整洁屋宇及土著茅舍,一边以老旧的葡萄牙堡垒为界。再过去,约半英里远外有一座较大的岛屿,形如马蹄铁,由一脉突兀的山丘构成,岛上有茂盛的森林并开辟了肉豆蔻园;小镇正对面则是一座火山,火山锥的外形称得上完美匀称,只有山麓生长了一些淡绿色的灌丛植物。火山锥的北边地势较起伏,下坡约五分之一处有个山洼或深谷,从中不断冒出两股浓烟,周围崎岖的地面及山顶近旁几处也同样冒着烟。山峰上半

① 亚丁港(Aden),位于阿拉伯半岛,临亚丁湾,现为也门首都。

部堆积了厚厚一层白色的蒸发残留物，可能是硫磺，上面有水流过的冲蚀沟，如细窄垂直的黑线。烟雾升起后聚成一团，形成密云，遇平静无风的潮湿天气会水平散开，像把大伞一样遮住山顶。傍晚及清晨，这种烟常向上直升，整座山的轮廓便清晰可辨。

只有亲眼目睹过活火山，才能体会它的可畏与雄伟。那永无休止的火时时从荒凉的秃峰吐出缕缕不绝的硫磺气，它究竟来自何处？那种造出这座山峰并不时在火山口附近以地震展现自己的强大力量，又是来自何处？那些从小就知道有火山和地震的人，并不觉得它们有多么奇特与不凡。然而，大部分北欧居民所见的土地，都是平稳与安详的象征。他们全部的生活经验，他们的一生学到的是，大地是坚实稳固的，大地的庞大岩石可能有水脉，但绝非烈火；而这些大地的本质一律呈现在他们国家境内每一座山上。所以火山存在的这个事实，与他们拥有的全部经验格格不入，无疑有违常情；火山有着如此慑人的特性，假使它是常规而非特例的话，这地球就不能居住了；火山又是如此奇特且难以解释，假使我们现在第一次听说火山，知道那是发生在遥远国度的一种自然现象，可能会认为那是姑妄之言。

这座小岛的顶峰全由一种高度结晶的玄武岩构成；往山下走，我发现一层硬质层状砂质板岩，海滩上则有大块火山熔岩与零散的白色珊瑚礁石灰岩块。而那较大的岛上则有高达三四百英尺的珊瑚礁岩，其上则是火山熔岩与玄武岩。因此，这四座小岛组成的小岛群很可能是一个较大地域的裂块，这地域曾一度与西兰岛相连，但后来被形成这座火山锥的力量分裂。我后来有一回走访了那座较大的岛

屿，见到有相当大面积覆盖了巍峨巨树，树已枯死，却还竖立着。这就是两年前那次大地震造成的，当时海水冲进了岛的这个部分，并淹没了该地区，摧毁了整个低地的植物。这里几乎每年都会发生一次地震，隔几年就会有一次大震，不但摧毁屋舍，还把港口的船只整艘推到街上。

世界主要肉豆蔻产地

这几座小岛面积既小，位置又隔绝，还兼有可怕的地震会造成许多损失，却是世界主要的肉豆蔻产地，一直是荷兰殖民政府的值钱小岛。几乎所有的土地都种了肉豆蔻树，上有高大的爪哇橄榄(*Kanarium commune*)为之遮阴。这些岛屿的轻质火山土壤、树阴及极度的湿气——因为当地一年之中每个月都会下点雨——似乎正好适宜肉豆蔻树的生长，不需要堆肥与照料，花果四季不断。反自然的人为栽植下，摧毁新加坡与槟榔与肉豆蔻园的那些疾病，从未在这里发生过。

人工栽植的植物像肉豆蔻那般漂亮的实在不多。肉豆蔻树形美丽，叶子油亮光滑，可长到二三十英尺高，花小、带黄色。果实大小与颜色像桃子，但较呈椭圆。果实坚韧多肉，成熟时裂开，露出暗褐色的核果与覆盖其上的猩红色种衣，真是美丽非凡之物。核果的硬壳内是果仁，就是市售的肉豆蔻。班达岛上的大鸬鹚吃这种果实，但只能消化外皮，之后整颗坚果连同种子排泄出来。

肉豆蔻的贸易先前完全由荷兰政府专营；但我回国后，这种专营制度已半停顿或全部废除，就我看来，这种结束似乎极为不智，也完全不必要。在一些情况下，专营是完全可以合理化的，我相信肉豆蔻专营便是其中一例。一个像荷兰这样的小国家，无法赔钱来维持遥远又花费很大的殖民地；一旦拥有的小岛能生产一种“非民生必需”的珍品，生产成本又低时，专营该产品几乎可说是殖民宗主国的义务。专营后不会损及他人，反而有利于荷兰及其辖下殖民地的全部人民，因为荷兰政府有专营所得，便可减轻殖民的税赋。假使荷兰政府自始就放任班达的肉豆蔻贸易，整个岛群早就变成一个或数个大资本家的私产了。结果，专营还是大行其道——因为全球没有其他地点能生产出像班达这样低廉的肉豆蔻——只是专营的利润会进入少数几个人的荷包，而非归属整个国家。要说明国家专营为何有时是国家的责任，不妨假设澳洲并无黄金，但我国一艘船却在某座小荒岛发现大量黄金。在这种情况下，为了公众的利益，保有并开采这些金矿很显然是国家的责任，因为收归国有后，利润会经由税赋的减轻而公平嘉惠所有国民。如果任其自由贸易，只在岛上设置政府，则在争夺这种贵金属的初期，罪恶必定层出不穷；到了最后，黄金还是变成某些富商或大公司的专利，其巨额的进账势必不会均沾全体人民。班达的肉豆蔻与邦加岛的锡矿都有点类似这个假设案例，我认为荷兰政府如果放弃专营，那就是最愚蠢的做法。

再则荷兰政府为了限制肉豆蔻与丁香树只栽植于一两个容易保障专营制的岛屿，不惜尽数摧毁许多岛屿上的这些树木，这一点虽然

时常引发(英国人)对荷兰人诸多义正词严的指控,但若根据上文的原则,其实存有辩解的余地,这种做法也不会比我们自己还维持的许多专卖事业恶劣多少。肉豆蔻与丁香并不是生活必需品,摩鹿加土著甚至不用做香料,摧毁这些树不会有人受到实质或永久的伤害,而且这些岛屿可以栽植物产数百样同样有价值的产品,对整个社会来说的确更有益处。这个例子与我们基于财政理由禁止在英格兰栽植烟草的做法相同,也同样合乎道德与经济的理由,两者实在不分轩輊。至于我们在印度经营多时的食盐专卖就恶劣许多。只要我们还保有征收日用品货物税与关税的制度——这种制度实行时需要大批官员与海防队,还会造成许多真正的不法之罪——我们对荷兰人的作为表示愤怒,就是极度的荒谬,毕竟他们在辖下东方殖民地所执行的制度,不仅更合理、伤害性更小,也更有利润。我乐于向反对人士挑战,欢迎他们指出荷兰政府在这件事情上的作为造成的任何物质上与道德上的邪恶,但我们的专卖与限制却避免不了这些邪恶。原因是这两种实验的条件完全不同。凡较高等人种辖治较低等人种时,较高等人种的真正的“政治经济”从未成功过。采用我们那套“政治经济”,只会灭绝或贬抑较低等人种,这结果始终一成不变。因此,应用这套制度的必要条件之一,是实施的社会必须有相近的心智与社会的一致性。我将在描述最驰名的古老香料岛屿之一千那地的那一章再谈这个主题。

人种与野生动物

班达的土著人种颇为混杂,可能有四分之三的人口是混血种,杂

有不等的马来、巴布亚、阿拉伯、葡萄牙及荷兰血统。就大部分人口来说,是以马来与巴布亚成分为基础,而黑肤、五官分明、略带鬃发的巴布亚特征最为显著。班达的土著原为巴布亚人殆无疑问,他们似乎还有一部分住在凯岛群岛,那是葡萄牙人首次占领班达时移居过去的。虽然他们常被视为两个区别大的人种(马来人与巴布亚人)之间的过渡血统,其实只是那两种人的混合种。

班达的动物物种虽然很少,但很有趣。岛上除了蝙蝠外,或许没有真正的哺乳类动物原生种。摩鹿加的鹿与猪可能是人类引进的。一种东方鼬也分布于班达,若不是人为引进,也许可算是真正的原生种。鸟类方面,在我每次为期一两天的三次登岛期间,共采集到八种,而荷兰籍采集家们又添加了几种。其中最特别的是一种很漂亮的蓝尾皇鸠(*Carpophaga concinna*),吃肉豆蔻维生,或更正确地说是吃肉豆蔻的种衣,它响亮低沉的叫声随时可闻。这种鸟分布于凯岛、马塔贝洛群岛及班达,但在西兰或其他较大的岛屿上却没发现,栖息在那些岛屿的是相近但大为不同的一种鸠。一种美丽的金肩果鸠(*Ptilonopus diadematus*)也是班达岛上的特有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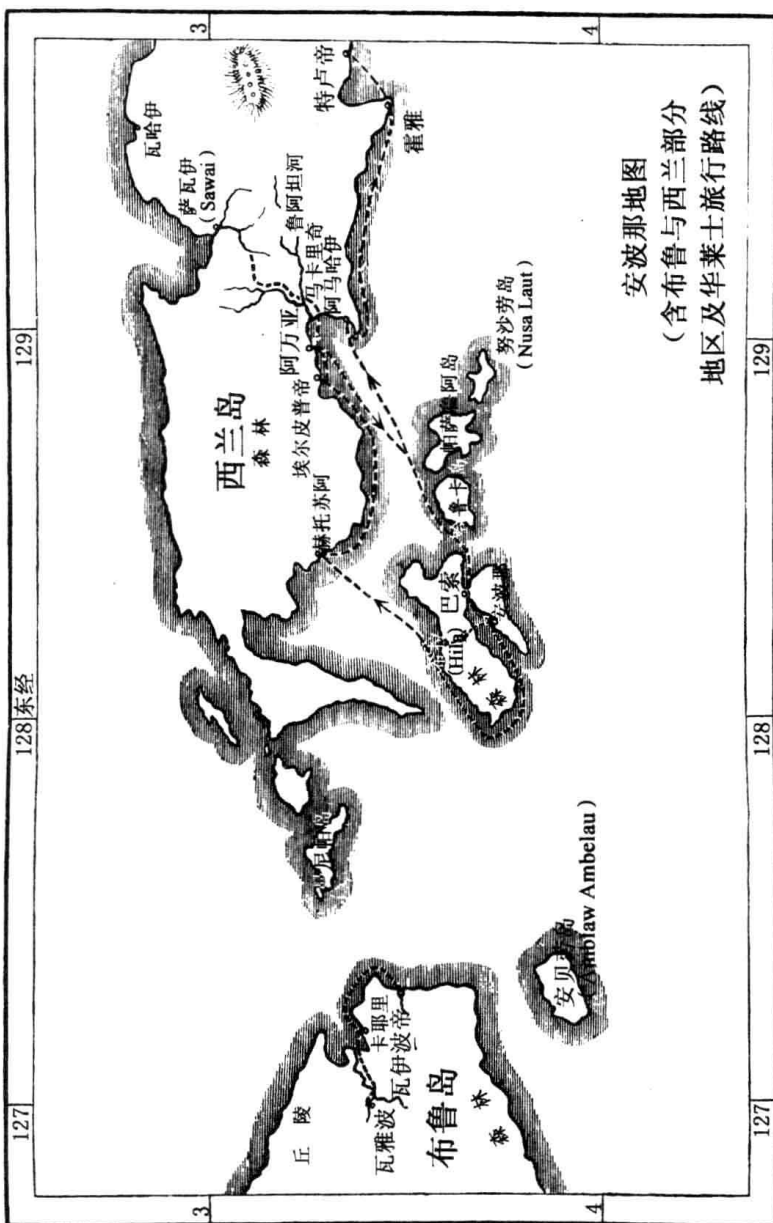
第二十章

安波那岛

一八五七年十二月、一八五九年十月及一八六〇年二月

从班达再航行二十个小时，我们就抵达了摩鹿加群岛的首府安波那(Amboyna,译注:今称安汶〔Ambon〕)，这里也是欧洲人在东方最早的殖民地之一。全岛由两个半岛构成，其间被海湾深深隔开，半岛的最东端仅由约一英里宽的沙质地峡相连。岛西的海湾有好几英里长，形成一处好港湾，南岸即是安波那市镇。我带了一封介绍信拜会摩鹿加首席医务官莫尼克^①医生，他是德国人，也是一位博物学家。我发现他跟我一样是个拙劣的语文家；他能写也能读英文，就是没法开口说，我们只好用法语交谈。在我停留安波那期间，承蒙他提供我一间房子居住，并介绍我认识他的手下多勒沙尔(Doleschall)医生。多勒沙尔是匈牙利人，也是一位昆虫学家，他是个既聪明又非常亲切的年轻人。我震惊地发现，他虽然还能执行公务职责，但因罹患肺结核，可能不久于人世。当天黄昏，我的屋主陪我前往摩鹿加总督戈德曼先生的宅邸进行拜会，总督以最和善诚挚的方式接待我，并愿

① 莫尼克，指 Otto Gottlieb Johann Mohnike(1814—1887)。



意提供各项协助。安波那的市镇由几条商业街道及若干彼此以直角相交的道路构成,路旁有开花的灌木篱,平房与小屋坐落在棕榈树与果树中。市镇四周都有丘陵与山岳做背景,晨昏时分在安波那古城近郊的沙石路及树阴巷道散步,尤其有趣,别处鲜可比拟。

岛上没有活火山,虽然曾发生过几次很强烈的地震,且还可能再发生,现今却不常有地震。威廉·芬内尔先生在一七〇五年与丹皮尔同行的南海之旅^①中写道:“正当我们在当地(安波那)停留时,发生了一场大地震,持续了两天,酿成大灾难;因为好几处地表都裂了开来,吞噬了几幢房子与几家人。其中一些人虽经挖出,但多已丧命多时,还有许多人被坍塌的屋舍砸断腿或手。城墙有数处遭震裂,我们还以为堡垒与所有的屋舍都会坍倒。我们所站的地面像海浪般涌起,但我们附近一带却无损伤。”此外,岛西的一座火山也有过多次爆发记录。一六七四年的一次爆发摧毁了一座村落。一六九四年又有一次爆发,一七九七年则喷出大量蒸汽与热气。一八一六年、一八二〇年及一八二四年也有爆发,据说一八二四年的爆发导致一个新的火山口诞生。然而,这些地底之火的活动根本无从捉摸,从最后一次爆发后,一切爆发征象竟全然终止,使得许多安波那消息最灵通的欧洲人竟然斩钉截铁地告诉我,他们从未听说岛上有一座火山。

在我能安排访游内陆之前的几天,我在两位医生的作陪下生活

① 威廉·芬内尔(William Funnell)针对这次旅行在一七〇七年出版了《环球之旅》(*A Voyage Round the World*)一书。